

野马

◎尹向东

那次谈话之后，守在院门前的不再是一大群街痞，只剩下廖二娃一人。他有时靠在墙边，边抽烟边痴痴地望着我家窗户；有时蹲在门前，入定一般地思考着什么。对这种状况，家里人没有任何办法，好在只剩廖二娃一人了。父母亲小声交流，说等小溪考上大学，一切也就化解了。这

样的人，惹不起，咱躲得起。

郭小溪高考之后，安心待在家里等通知。八月中旬，父亲正在砖厂上班，银灰色的大喇叭里先嘍嘍地吹了两口气，才开始播报，让父亲去收发室取录取通知书。连着念了两遍，父亲听明白叫的是自己，来不及请假，便去收发室取了信，穿着沾满煤灰和红砖痕的劳动布工作服，直奔教育局出纳室。他抓起母亲的手，两人又直奔家中。郭小溪并不像我们

父亲显得比郭小溪还急，连说：“这个没道理，别人站那里，也没做什么事，你去找派出所，反倒招惹上了，那一伙人我们招惹不起。”

郭小溪说：“是啊，路是公家的，我能走他们也能走，这院门也是公家的，他们站在那里不违法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有分寸，注意点就是了。”

他们想象中那样惊喜，在这事上她很自信，问是什么大学。这时父亲才恍然大悟，激动了许久，根本没注意是什么大学，忙看信封，只见大红的字写着“四川大学”。郭小溪嘟了嘟嘴，她的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，眼下的川大并未中她的意。父母丝毫不受影响，两人奔进厨房，忙碌地准备庆功宴。

那天的晚饭十分丰盛，小方桌上摆满了菜。父亲平日里喝散装白酒，这晚拿出一瓶好酒，他和母亲慢慢喝着。酒兴起来，他取出二胡，拿布擦干净，又给弓毛上均匀地涂上松香，抚着二胡，说：“为这大学，可冷落你了。”母亲笑着说：“高兴的时候拉什么二胡，悲悲啼啼的。”父亲也笑，说：“你以为二胡只有悲伤？”他拉起节奏欢快的《赛马》，手指略显笨拙地在弦上快速移动，只拉到一半，后面难度太大，他无法继续。母亲笑坏了，捧着肚子说：“这水平还敢显摆，自己家也就算了，可别在外面拉。”父亲很不服气，像孩子一样嘍起嘴。郭小溪忙说：“爸拉得好，再拉一曲。”父亲活动活动手指，拉起相对简单的藏族酒歌《今天我们在一起》。那一晚，不知他把这曲子拉了多少遍，他和母亲都有些醉意，郭小溪还在一旁陪着。

我吃饱后，无法忍受父亲的二胡声，走到窗边，看见外面已经黑了，月亮刚从跑马山和郭达山夹角的天空中升起，映照得整个康定既光亮又朦胧。偶然一低头，我看见廖二娃靠在墙边，抬头正注视着窗户。我收回脑袋，看看父母，父亲还在拉二胡，母亲沉浸在幸福中，郭小溪盯着父亲移动的手，带着甜甜的微笑，不知在憧憬什么。虽然父亲拉出的每个音都差那么一点，在这些有些走样的旋律中，家里的气氛却特别好。我坐回方桌边，心想廖二娃可能听见二胡声了，听见这一家的幸福，他也能猜到这是因为姐姐拿到录取通知书了。我不想让他打搅了父母的快乐。

郭小溪走了，去成都上大学。她走的那天早晨，全家人送她去车站，郭小溪带着一个木箱子，里边全是换洗衣服。父亲扛着木箱，走到一半，父亲的腰越弓越厉害，我们只能一起抬着木箱到车站。送走郭小溪后，我们刚出车站大门，就看见廖二娃的身影，他躲在车站大门的角落里。父亲显然看

见了，嘟囔着说：“站那儿干什么？长了一身肌肉，都不知道帮忙扛箱子。”母亲没听清，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父亲说：“我没说什么。”

郭小溪离开康定后，我们原本以为廖二娃的事就此终结，天远地远，他不可能跟到成都去，也不可能再来宿舍院门前蹲守。让我们意外的是，他竟然还偶尔来院门前，抽支烟，望望我们家窗户，再离开。

有一天黄昏时分，父亲急急忙忙赶回家里，他的表情很复杂，既惶恐又有点激动，还有点愤怒。他回到家中，结结巴巴地对母亲说：“那个……那个廖……”母亲说：“什么啊？怎么结巴了？”父亲叹了口气，喝下一大杯水，才又说道：“那个廖二娃还守在楼下。”母亲很吃惊，说：“啊！他还想干什么？”父亲说：“谁知道呢，他不仅守在楼下，他还……还主动招呼我。”母亲再一次瞪大眼睛，说：“跟你说什么了？”父亲说：“他叫我叔叔，家里有什么事就跟他他说，他能帮忙。”父亲说这话时，愤怒又浮现在脸上，不过，我还意外地看见，在愤怒的表情下，掩盖着父亲的得意。母亲忙问：“你说什么了？”父亲说：“还能说什么，遇上这样的瘟神，躲都躲不及。”

一天，在我放学路上，廖二娃和他的伙伴们竟然在校门前等我。看见我出来，他挽住我的肩头，亲切地喊我“弟弟”，说学校里有人欺负就跟他他说，又问小溪给家里写信没有，家里情况怎样，如果有什么事，一定给他他说。郭小溪到学校后只来过一封信，讲她住的寝室和学校的环境，说一切都好，让家里放心。那时候电话不方便，除了这封信，基本没什么音讯了。廖二娃一直挽着我的肩头，从学校一直走到快回家的地方。这一路上，同学们都诧异而羡慕地看着我，我的腰挺得很直，底气十足，像皮带上挂着一把枪一样，充满安全感。为了这种感觉，我回到家后，并没有告诉父母廖二娃在校门口等我的事。

大学几年里，一到假期，郭小溪回到康定，时光仿佛并没流走，廖二娃用了更多时间守在楼下。不过那时候父母倒没像过去那样操心，郭小溪是大学生，他们有一种优越感，认为街痞和大学生，就是天空与大地的距离，你守在楼下，你尾随一路，终究不可能攀上天去。假期里郭小溪也时常出门玩，说是同学相邀一起叙叙旧，对这样的邀约父母都十分支持。她的许多同学都没能考上大学，还有一些考取的学校也不如她好，这样的叙旧在父母看来十分必要。他们曾问郭小溪：“那个廖二娃老是尾随你怎么办？”郭小溪不屑地说：“等着他跟吧，跟得没趣了，他就自己走了。”“不会出什么事？”“能有什么事？他们也怕，真有事，我一嚷，他们比谁都跑得快。”父母点点头，让她别玩太晚，他们相信所有罪恶都害怕天光，只在黑夜里滋生。郭小溪也明白他们的心态，每次出门玩，一定赶在天黑前回到家中，偶尔回晚了，一定是三四个男女同学一起送她到家。

(未完待续)

流动的定曲河

◎四郎彭错

贰

那天，贡嘎与曲珍擦肩而过。曲珍长长的发丝被风轻吹起拂过贡嘎的脸，夹杂着一丝清香。贡嘎转头一看，目光刚好对上满脸歉意的曲珍。看着眼前这个如仙女般的女孩，贡嘎竟一时愣在原地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曲珍已经消失在人群中。

此后，贡嘎的脑海中常常浮现曲珍在风中长发飘飘的样子。昨晚，他梦见她成了自己的新娘，梦见两人牵手走在青稞地里。梦醒后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失落和惆怅。贡嘎清楚地记得，这已经是自己第九次梦见她了。自九天前的那场邂逅，往后他每天都能牵上那双娇软的手，每天都能嗅到那淡淡的清香。尤其是昨晚，两人还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贡嘎和曲珍的村子之间相距几公里。贡嘎经常来到曲珍所在的村子，爬上她家的围墙偷偷看她。尽管这样的行为有些冒险和不受，但贡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这天曲珍坐在纺织机旁，给哥哥伦珠纺织新袍子。这时，她听到伦珠大叫了一声，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跑过去。此时伦珠正站在院子里，恶狠狠地盯着围墙那边看。

曲珍忙跑到伦珠的旁边问：“哥，怎么了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伦珠指着围墙那里，气愤地说：“你看看，那是谁家的狼崽子趴在咱家的围墙上（伦珠有些近视）。让我抓住，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。”

贡嘎刚才正趴在围墙上远远地看着曲珍，突然的一声吼叫吓得他大惊失色，正欲逃离却看见曲珍过来了，双腿和大脑一直不愿离开。

曲珍朝着自家阿哥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看见穿着灰色袍子的贡嘎呆呆地趴在围墙上。曲珍抿了抿嘴唇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她知道，贡嘎一直默默地关注着自己。贡嘎见曲珍朝自己这边看，连忙用袖子遮住自己的脸生怕被认出，但他还是没忍住，眼睛依旧从缝隙中看着曲珍。

伦珠捡起一根木棍，高高举起朝贡嘎甩去，木棍落在贡嘎的面前，吓得石头和尘土都跳了起来。虽然没有打到贡嘎，但着实让他后背发凉，连忙拉起袍子就快速跳下围墙，向远处狂奔。曲珍看着他狼狽的样子，不禁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

贡嘎是曲珍众多追求者中普通的一个。说他普通也不错，他在定曲乡众多年轻人中并不出众。但赛马倒是一把好手。

曲珍的母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来给我女儿提亲的人都快将门槛踩平了，家中的灶从未冷过。”由此可见，曲珍在定曲乡受欢迎的程度。她如此受欢迎，除美丽的相貌外，还有她善良的品格和勤劳的双手。

曲珍和贡嘎真正熟络起来是在那年的赛马大会上。

赛马大会是定曲乡的老传统了，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。定曲乡有句谚语：“男子如何称雄，赛马呀！英雄如何彰显，赛马呀！”定曲乡一年有两次赛马，分夏季赛马和冬季赛马。

夏季赛马时的布定大草原如同一片翠绿的地毯，软软润润的，是赛马的最佳场所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歌舞表演等节目。冬季赛马则是在藏历新年的第五天，那时，全乡都沉浸在难得的休闲时光里，是一年当中最轻松的一段日子，自然要娱乐一番。

那天，布定大草原上一顶顶帐篷如约而至，宛如点点繁星散落在草原上。人们盛装出席，妇女们的服饰尤为引人注目，她们的裙摆翩翩，色彩斑斓，金银首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与她们的笑容交相辉映。

妇女儿童排列在跑道的两旁，他们是来给自家的骏马和骑手加油的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人已经爬到远处的山丘寻找绝佳的观赏位置。

所有的马呈一字排开，骑手们此时已端坐在马背上，如待发的箭，等一声号令便踏风而行。贡嘎的骏马十分耀眼，它的毛色如同金秋的稻穗，闪耀着太阳的光芒。他屏息凝神，双眼直盯前方，左手紧握缰绳，右手拿着马鞭微微举起。此刻，他心静如湖。他深知自己的实力和技巧，很有信心拿下冠军。就在

这时，一句清脆的“阿哥加油！”传入他的耳中，犹如在平静的湖水里投下一块石头，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。

是的，这声音的主人就是曲珍。今天的她好似画中走出的仙子，精致的容颜连草原上的花都要嫉妒一番，甚至连风都温柔了几分。贡嘎看向自己左边的骑手们，果然，曲珍的哥哥伦珠赫然在列。

伦珠朝曲珍挥挥马鞭，高声喊道：“今天的冠军一定是我们朗卡家的。”看见哥哥信心满满的样子，曲珍和旁边的嫂子拉姆都笑了起来。曲珍这一笑，竟使得贡嘎痴痴地望着她，连发令枪的响声都没听到，直到看见两边的骏马飞奔而去，才猛然回过神来，心中一惊，双腿连忙夹住马肚举起鞭子，大喊一声“驾！”骏马迈开四蹄，如离弦的箭，向目标飞奔而去。

拉姆在曲珍的耳旁轻声说：“妹妹，你看没见，刚刚德勒家的贡嘎可是一直在看你，痴痴地，连发令枪的响声都没听到呢，这小子一定喜欢你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”曲珍想起贡嘎那傻傻的样子，嘴角不禁上扬。看着远处奔腾的骏马，那个贡嘎不正是上次被哥哥追赶的那个人嘛！

在曲珍愣神之际，拉姆催促说：“你这妮子想什么呢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？”曲珍回过神来，看向拉姆，眼中满是疑惑。显然，拉姆说的话她根本没听到。

拉姆见她这样有些愠怒，轻轻地拍了一下她。曲珍连忙还击，两人就这样在人群中玩闹起来。她们这样，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。见到那么多人都在看着自己，两人连忙停止。互看一眼便不约而同钻出人群。

一匹四匹马争先恐后地向山顶的终点飞驰。马蹄从地面携起滚滚尘烟，仿佛一条黄龙在山间舞动，骁勇的骑手在那尘烟中冲刺。

离终点越来越近，马与马之间的差距也渐渐显现出来。跑在第一的便是伦珠，这个汉子此时已汗流浹背，胯下的骏马也喘着粗气。其余的马也大都如此。但有一人一马速度不减，接连超越十多匹马，那马背上的骑手正是贡嘎。

贡嘎骑马飞奔在赛道上，两旁的一棵棵树，一朵朵花，一根根草，一块块石头从马背上看上去，直接变成一条条流动的图案。很快，贡嘎就跑到了第二的位置，距前面的伦珠也没有多远。

伦珠隐约听到身后有马蹄之声传来，而且那声音越来越近。他心中一凛，忍不住回头一看，飞扬的尘土中贡嘎的身影逐渐显现。伦珠可不想被人超越，他举起皮鞭狠狠地抽打胯下的马，马儿吃痛，艰难地快跑起来，但很快又慢下来。他再次回头一看，贡嘎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。伦珠再次挥舞皮鞭，马儿发出痛苦的嘶鸣，它已经尽力了，速度的提升微乎其微。

伦珠每过一会儿，便要回头看一眼。但是，无论他加快速度还是放慢速度，贡嘎一直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。就这样，伦珠率先到了终点，接着就是贡嘎。

伦珠牵着马走到贡嘎面前，刚要说话，贡嘎率先开口：“伦珠阿哥，你的骑术果然名不虚传啊，小弟甘拜下风。”他说着，伸出手轻轻抚摸伦珠那匹马的马鬃，“这马也是一匹难得的骏马，果然是宝马配英雄。”

伦珠听到他这样说，心里也很高兴，拍拍贡嘎的肩膀说：“哪里哪里，老弟的骑术和宝马也是一流。”

两人并排牵着马，沿着赛道走着。阳光洒在身上，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，仿佛是胜利者的荣光。一路上说说笑笑，很是融洽。快到起点的时候，曲珍拉着拉姆的手小跑过来了。清风吹起她的秀发，甚至阳光都尽情地拥抱着她，这让贡嘎看呆了，伦珠连叫了几声才回过神来。这时，曲珍和拉姆已经来到他们的前面。

曲珍对伦珠竖起大拇指，“阿哥，好样的，不愧是我们朗卡家的男人。”一旁的拉姆也点了点头。

“险胜，险胜。贡嘎兄弟的骑术才高明呢。”

贡嘎挠挠头有些羞涩，谦虚地回应道：“哪有，伦珠阿哥才是定曲乡当之无愧的赛马王子。”说完，偷偷看了一眼曲珍，发现她同样看着自己，脸瞬间红了，连忙低下头。

(未完待续)

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XUEHUA
【第2622期】